

文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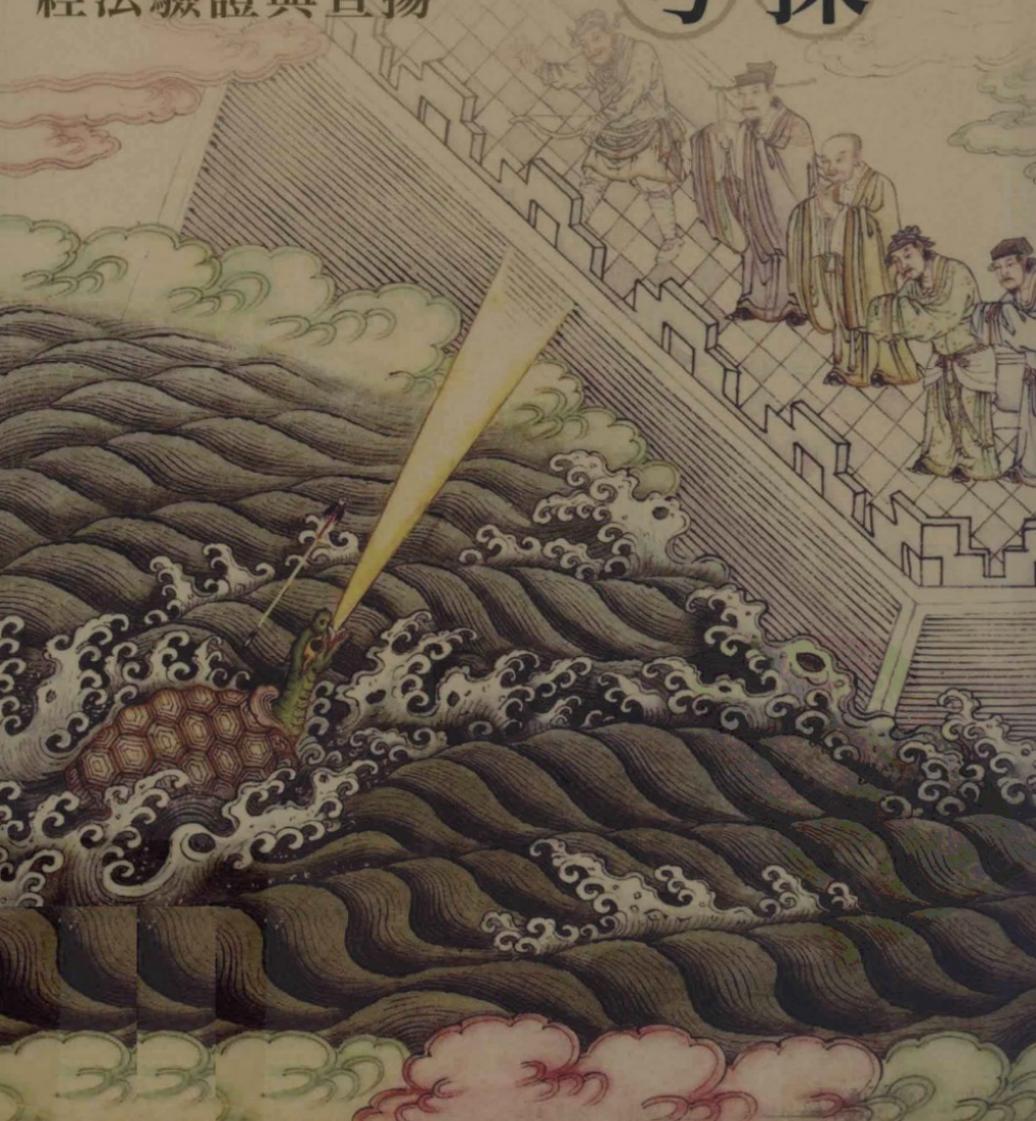
文史哲大系二二三

# 道教靈驗記

周西波◎著

經法驗證與宣揚

考探



道教靈驗記考探

經法驗證與宣揚

文史哲大系 233  
周西波 著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道教靈驗記考探：經法驗證與宣揚 / 周西波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2009.06

面；公分. -- (文史哲大系；233)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668-894-2(平裝)

1. 道教信仰錄

235.8

98007232

文 史 哲 大 系 ②33

道 教 靈 驗 記 考 探

——經法驗證與宣揚

著 者 者：周 西 波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62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226 頁 印數 500 本

初版：2009 年 6 月一刷

新台幣 250 元

ISBN 978-957-668-894-2

本書部份初稿承蒙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 9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計畫編號：NSC92-2411-H-270-001)

特申謝忱

## 鄭序

年初為汪娟《唐宋古逸佛教懺儀研究》寫序，那種怡樂的心情，尚未消退；現在又要為周西波《道教靈驗記者探——經法驗證與宣揚》的出版寫序，雖然是一佛一道，但充滿欣慰、激賞與期許的心情則是一樣的。

生長在澎湖的西波，個性篤實木訥，質而無文。清瘦的身材，略顯單薄，頗有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也許正因為這一深刻的印象，使我在跟他討論研究方向時，也就不自覺的建議他以「道教文獻與儀範」研究為領域，與汪娟有交集而不重疊的發展敦煌佛、道兩大區塊。

西波在就讀中正大學博士班時，不論上課討論、撰寫報告、或擔任國科會計畫助理，處處顯露恬靜與好學深思的本性；在檢索與處理資料時，更展現出沉穩耐煩的特質與清晰細密的思辨能力，確實是一位具有研究潛力的青年。

這期間，由於我正執行國科會「敦煌文獻佛教靈應類小說研究」計畫，處理敦煌文獻中的佛教靈驗記，連類所及，對道教的靈驗記也多所關注。當時他正撰寫博士論文《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我以為杜光庭是中國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有著豐富的著作。除道教儀範

外，就中國文學的立場論，〈虬髯客傳〉是膾炙人口而深受矚目的；但從道教文學的視角出發，他的《道教靈驗記》也當給予必要的重視，希望多加留意。

有一次，我參加「隋唐五代文學研討會」，宣讀的論文是〈敦煌寫本道明和尚還魂故事研究〉。交稿前，我要他通讀一遍；他提出《道藏》中「太乙救苦天尊靈驗故事」與「道明和尚還魂故事」中地藏的情節極為相似，顯見他對道教靈驗記已有相當的認識。因此，建議他將道教靈驗記作為博士後研究的延伸課題。

所謂的「靈驗」，意思是神奇效應；「靈驗記」指的是記敘個人神奇效應的宗教經驗。自東晉以來，佛教盛行，因果報應、輪迴轉生等思想的流行，以及志怪小說的發達，漸有說教合流，使得作為宣揚教法利器的靈驗記紛紛湧現。這類作品，內容大抵以因果報應思想為基礎，藉動人的神異故事以宣揚佛教的靈驗，期能誘導世人信奉受持。其中主要是向佛、菩薩，祈禱、懺悔；或念佛、誦經、造經、造像之後，出現感通、靈異等神異經驗的記述。有時稱作感應記、冥報記、靈驗功德記。

做為中國固有的宗教，道教也有相似的宗教經驗，而相關的記述主要保存在《道藏》。此外，則見諸於歷代筆記、小說中，尤以唐五代到兩宋期間為多。西波於九十二年執行國科會「《道藏》中靈應故事之整理與研究」計畫，對此類文獻進行全面耙梳與系統的研究，先

後發表多篇論文。現將近年研究成果，選取與「道教靈驗記」有關的系列論文，加以修補充實，結集成書；要我寫序，我自自然是樂於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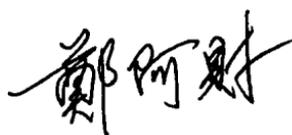
本書主要以杜光庭《道教靈驗記》、無名氏《清靜經註》、零篇散卷的靈驗記、敦煌寫卷 BD1219 所載道教俗講內容及無名氏所編《玄天上帝啓聖錄》等五部份為對象；藉以探究道教靈驗記的性質、形式、內容、結構、功能及其文學價值。

詳讀此書，第一個感覺是文如其人。不多言的個性，使行文練潔，要言不煩成為他的一大特色。儘管全書篇幅不多，但內容卻是涉及了道教靈驗記的各個面向。分析極具條理，論證有憑有據，研究結果值得道教文學研究者參考。此書的出版，可說為道教靈驗記系統的研究，立下一個指標兼里程碑。

這些年來，西波除了努力從事教學工作外，還戰戰兢兢的參與敦煌學、道教研究等學術活動，撰寫研究論文；同時積極的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總計有期刊論文 12 篇，會議論文 9 篇，國科會計畫 7 件。在沈重的教學負擔下，研究工作未曾間斷，令人欣慰。尤有進者，他的研究成果，既有博士論文道教儀範的延伸，如〈試論道教齋儀與佛教之關係——以陸修靜齋儀作品為中心之考察〉；研究面向又有所開展，如〈論杜光庭青詞作品之文學價值〉、〈杜光庭《道教靈驗記》析論〉等道教文學的研究；同時也關注到敦煌道教文獻，如〈敦研

352V「道經」考論〉、〈中村不折舊藏敦煌道經考述〉、〈敦煌文獻中逐盜求失物方術略考〉；另外還擴及神話與民俗，如〈《白澤圖》研究〉、〈從火精到雷部之神——略論宋無忌傳說與信仰〉等。這些成果，頗獲學界好評。既開闢了研究面向與視野，也展示了他厚實的道教文獻學基礎，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紮實的研究功夫。

看到他獨立成熟的研究發展，執著向上的精進精神，忝為指導教授，真是滿心歡喜。更深盼他能再接再厲，為道教文學、文獻與敦煌道教的研究發展，貢獻心力。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謹序於民雄寓居

## 目次

鄭序	01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靈驗記研究之意義	1
第二節 道教靈驗記研究概況與本書的研究旨趣	17
第二章 各類靈驗故事的集結——杜光庭《道教靈驗記》	25
第一節 《道教靈驗記》成書之背景	26
第二節 《道教靈驗記》的內容與敘事手法	38
第三節 小結	49
第三章 經典的註疏——無名氏《清靜經註》	52
第一節 無名氏《清靜經註》中靈應故事內容及其來源	56
第二節 無名氏《清靜經註》對唐宋小說改編的方式	67
第三節 小結	75
第四章 經法的驗證——零篇散卷的故事	78
第一節 《度人經》的靈驗故事	78
第二節 《九天生神章經》的靈驗故事	86
第三節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的靈驗故事	91
第四節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的靈驗故事	95
第五章 法會的宣揚——敦煌寫卷 BD1219 的道教俗講	100
第一節 寫卷敘錄及十戒傳授的相關問題	102
第二節 寫卷中靈應故事的探討	108

(2) 道教靈驗記考探——經法驗證與宣揚

---

第三節 寫卷宣說的思想·····	115
第四節 小 結·····	121
附錄：BD1219（列 19 / 北 8458）圖版·····	123
附錄：BD1219（列 19 / 北 8458）錄文·····	132
<b>第六章 修行與救世的歷程——《玄天上帝啓聖錄》</b> ·····	<b>167</b>
第一節 《玄天上帝啓聖錄》的內容·····	169
第二節 《玄天上帝啓聖錄》與民間傳說·····	184
第三節 《啓聖錄》對《太上感應篇注》及《湖海新聞 夷堅續志》之影響·····	195
<b>第七章 結 論</b> ·····	<b>204</b>
<b>參考文獻</b> ·····	<b>213</b>

# 第一章 導 論

## 第一節 靈驗記研究之意義

### 一、靈驗記的名義與形成

許慎《說文》釋「靈」字云：「靈，巫也。以玉事神，从玉靈聲，靈或从巫。」靈本指以玉事神之巫，巫實為神、人之間溝通的媒介，扮演的是神意的代言者，故亦具有「神」的象徵意義。《廣韻》釋「驗」則指「證也」、「效也」之意，故而「靈驗」實即透過耳聞目見之接觸，以證明神蹟顯現之實有、神力展現之可信。「靈驗」之產生，乃基於人之種種意志、行為與神界交感而引發神界之回應結果，故又有「感應」、「靈應」、「感通」……等等之稱。此種思維並不待佛、道之傳播而始然，中國傳統思想中「國之將興，必有祥瑞；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的觀念，實已為後世宗教靈驗之說奠定思想的基礎，例如《後漢書·光武紀》所云「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之類的記載在歷代史籍中有大量而具體的呈現，尤其對「瑞應」的產生，史家每載入史冊以彰顯帝德之應天命。從信其為真的角度而言，宗教神蹟內容之描述，亦被視為事實之紀錄，故謂之「靈驗記」。佛教傳入中國，藉由靈驗記震聳人心之功能，以作為宣揚宗教之利器，促進靈驗記的創作與流傳，由於所推廣的信仰主體之差異，而呈現不同的形式或名稱，或以宣說報應為主軸，故有「冥報記」；或以營建功德為目的，故謂之「功德記」；或表現經典之神異，而強

調「持誦」之驗；或鋪敘法力之高強，而成爲僧傳所載之事蹟。故佛教所謂「功德記、感應記、靈驗記、冥報記等一類作品，乃指向佛、菩薩，祈禱、懺悔；或念佛、誦經、造經、造像之後，出現感通、靈異等神異經驗的記述。」<sup>①</sup>其內容乃以佛教因果報應思想爲基礎，藉動人的故事以誘導世人信奉受持<sup>②</sup>。其以史傳或小說的形式，以紀錄的筆法，承載佛教信仰的內容，作爲有效的證明，不僅以文字、圖畫的形式傳播，亦於法會講經時口講宣說，竟蔚爲風氣，廣爲流行。

佛教靈驗記之創造，與因果形神之論爭不無關係。自東晉以來，神形因果之爭議，爲當時士大夫談論的主題之一，湯用彤云：

而自晉干寶作《搜神記》、世稱爲鬼之董狐。此後陶淵明有《搜神錄》。宋臨川王義慶有《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延秀有《感應傳》。均摭採世俗之傳說，勒成專書。則其時鬼神故事，固亦盛行於民間也。

此上諸書，不獨紀天神人鬼之異迹，且亦載因果之徵驗。夫報應之說，佛家之根本義，此亦爲晉宋間爭論之一。<sup>③</sup>

又如法敏因謝晦壞寺後遇禍，作《顯驗論》等，殆均與當時意欲證明因果實有、神不滅義之用心有關。

此外，疑僞經的出現，也對靈驗記的產生有促進作用，例如

① 鄭師阿財〈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份》（台北：法鼓文化，1998.12），頁121。

② 同前註，頁122。

③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8），頁427。

北魏天平年中，孫敬德犯罪將被殺，夢沙門教誦救生觀世音經，誦之千遍，臨刑而刀斫不傷，事聞於承相高歡，表請得免死，因名其經為《高王觀世音經》。此事流播甚廣，其經雖於《開元釋教錄》入偽妄錄，卻仍在民間甚為通行，實因藉由靈驗故事之宣揚，以抬高其經典之地位，確立其可信度，強化其在民眾心目中的接受度。又如慧觀《喻疑論》所敘泥洹經之事云：

此《大般泥洹經》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少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僱人寫之。傭書之家，忽起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巾紙，寫經竹筒，皆為灰燼。

湯用彤認為「此經必當時已疑為偽作，故信之之人，必常引此事證其非妄。」<sup>④</sup>其所述乃為證明經書的真實性，而所引證者竟是以經書遇火不焚的靈驗記內容為據，此亦可見釋徒運用靈驗記意欲令人信服之心態。

佛教靈驗記的興盛，主要在於其能切近俗世人情，蓋能深入鑽研精深佛理者畢竟是少數，大部份民眾仍以現世利益之追求為目標，如湯用彤述北朝佛教云：「諸王罕知義學，不能談理，《北史》謂汝南王悅好讀佛經，然又記其好左道，則諸王於佛教可知多偏於信仰也。」<sup>⑤</sup>不止貴族如此，即平民亦然，故其又云：「其時人民立塔造像，風尚普遍。經晚近所發現者，所在皆有。其宗旨自在求福田利益。或願證菩提，希能成佛。或冀生安樂土，崇拜彌陀。或求生兜率，得見慈氏。或於事先預求饒益。

④ 同前註，頁 617。

⑤ 同前註，頁 506。

或於事後還前願。或願生者富貴。或願出征平安。或願病患除滅。以至因『身常瘦弱，夙宵暗暗』，而雕造七佛徒眾。或一人發心，獨造功德，或多人共同營造。」此處所言，正體現世俗大眾的普遍願望、生活需求，而靈驗記也往往叩緊這些主題以符合大眾心理需求。此外佛家對惡報的描述往往驚心而動魄，佛教徒認為其所產生嚇阻的效果能深入人心，例如《高僧傳》卷七〈僧瑾傳〉載瑾對周顒建議勸化宋明帝的方法云：「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諸如《冥報記》之類的作品，正以苦報為描述之重心，在社會上發揮其止惡之功能。

帝王深好符瑞的心理，也是促進靈驗記創造的因素之一，此多表現於佛塔寺院乃至僧人神通的記述之中，如隋文帝極好瑞應，屢次下敕造塔以安舍利，「安舍利後，各地均以當時瑞應聞。」<sup>⑥</sup>武則天亦好符瑞圖讖，以致神異之說盛行，「萬回一日行萬里，一行之東水西流，均為當時所樂道。道宣之記感應，道世之申冥報，亦可見其時之風尚。」<sup>⑦</sup>又「據《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千萬，自己至申乃滅。」<sup>⑧</sup>凡此均為佛教靈驗記添加豐富的內容，亦以契合帝王之好尚。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過程中，亦難擺脫中國傳統術數及道教之影響，此於僧人神通法術之傳述尤為明顯，蓋元魏僧人承漢世佛道與陰陽歷數混雜之餘緒，兼知術數者所在多有，如後趙·佛圖澄、姚秦·羅什、北涼·曇無讖等俱為釋教巨子，而均善方術。《魏書》所載

<sup>⑥</sup>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9），頁5。

<sup>⑦</sup>同前註，頁31。

<sup>⑧</sup>同前註，頁31。

胡太后曾使沙門惠憐曾咒水療百姓病等行爲<sup>⑨</sup>，對於佛教徒塑造具有察知災異、預言吉凶成敗等神僧形象，應不無影響。咒水療病則更爲切合靈驗記施法濟世的題材。道教徒在這方面亦不遑多讓，如杜光庭著作屢言道觀枯檜再生之事以爲瑞應，對道士事蹟之傳述亦每著重於法術之靈效，如《集異記》所載葉法善事云：「明皇與近臣試葉法善道術，所驗顯然，皆非妄幻。其餘追岳神、致風雨、烹龍肉、祛妖僞，靈效之事，具在本傳。」

隨著經典的流傳，信仰對象的興盛等因素，佛教靈驗記也就不斷產生新的內容，由於其廣爲流傳，深入人心，故道教徒亦起而效之，道教早期仙傳雖不以靈驗爲名，而實已含有靈驗記的性質與表現手法，其後更有改編民間傳說、佛教故事，附著於各類道經及神仙、道士之傳記中，也創造出豐富多樣的道教靈驗記內容。

## 二、佛、道二教靈驗記的關係

佛、道二教在中國的流傳，一直是彼此爭勝又相互影響，故二者不管在經典教義、戒律威儀、儀式軌範、宣教手法……等等方面，常具許多類似的內容，但亦往往有其獨具之特色，就靈驗故事的創作與集錄而言也具有這樣的情形。

佛教靈驗記的整理與研究，在目前已具有較豐碩的成果，例如鄭師阿財曾撰寫〈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敦煌靈應小說的佛教史學價值〉、〈敦煌寫卷《釋智興鳴鐘感應記》研究〉、〈敦煌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綜論〉、〈論敦煌寫本龍興

---

<sup>⑨</sup>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8），頁527。

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與唐五代的毗沙門信仰)……等文進行一系列論述，確立靈驗記的名義、性質、範疇、功能等，分別探討其與宗教、文學、歷史及民俗生活的關係，既有全面宏觀的綜論，亦具個別微觀的剖析<sup>10</sup>。孫昌武亦撰有《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其中第五章為〈六朝觀音應驗傳說〉，除了介紹日藏宋·傅亮《光世音應驗記》、宋·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及齊·陸杲《繫觀世音應驗記》三書在日本的發現過程、日本學者的整理研究成果，並深入探討其成書與流傳過程中官僚士大夫所具備的推動作用、所反映的民眾願望、以及敘事手法之優劣及語言風格等。作者另整理點校前述三書而成《觀世音應驗記三種》<sup>11</sup>。劉亞丁則撰《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一書，分上下兩篇，上篇以靈驗記主題為探討中心，分別論述舍利、佛像、地獄、淨土、天花及以《觀世音經》、《法華經》、《金剛經》為中心之靈驗記內容；下篇則論述靈驗記的「道術」性質及其與文

<sup>10</sup>分別見鄭師阿財〈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份》（台北：法鼓文化，1998.12），頁121—152。〈敦煌靈應小說的佛教史學價值〉，《唐研究》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頁31—46。〈敦煌寫卷《釋智興鳴鐘感應記》研究〉，《九州學刊》6：4；敦煌學專輯（1995.3），頁31—42。〈敦煌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綜論〉，《敦煌學》20（1995.12），頁119—146。〈敦煌寫本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與敦煌地區的毗沙門信仰〉，《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3），頁253—264。

<sup>11</sup>參見孫昌武《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6），頁132—156。又《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11）。另外董志翹則有《《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

學、歷史、宗教之關係<sup>12</sup>。另外林淑媛撰《慈航普渡——觀音感應故事敘事模式析論》一書，偏重於敘事結構與手法的分析<sup>13</sup>。楊寶玉撰有〈P.2094《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校考〉及〈S.4037：佛家靈驗記校議〉校理討論敦煌寫卷中的《金剛經》靈驗故事，另有〈佛家靈驗記與《智輿判》〉探討佛教鳴鐘感應之內容<sup>14</sup>。釋大參亦曾撰文據智者大師的感應理論，詳盡剖析天台宗對觀音靈驗記的詮釋內容<sup>15</sup>。

佛教靈驗記的研究成果對於道教靈驗記的研究多有可資借鑒之處，這是由於類似的內容演變傾向或模仿現象，不僅會產生於同一宗教在不同時代的新興靈驗記與舊有靈驗記之間，道教對佛教靈驗記的模仿、改寫痕跡尤為顯然，不論是傳播的形式、故事的題材、發揮的功能，在在深受佛教靈驗記的影響。就其信仰內容的演變傾向之類似而言，例如佛教毗沙門天王的信仰流行，因而產生協助于闐建國、助唐太宗起兵、幫唐玄宗擊退外族敵兵等靈驗傳說，唐玄宗時且「圖象於旂章」，遂成了唐代的武神、戰

<sup>12</sup>參見劉亞丁《佛教靈驗記研究——以晉唐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2006.7）。

<sup>13</sup>參見林淑媛《慈航普渡——觀音感應故事敘事模式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11）。

<sup>14</sup>分別見楊寶玉〈P.2094《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校考〉，《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3），頁265—274。〈S.4037：佛家靈驗記校議〉，《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6），頁162—163。〈佛家靈驗記與《智輿判》〉，《古史文存——隋唐宋遼金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1），頁216—227。

<sup>15</sup>參見釋大參〈天台宗對觀音靈驗記的詮釋——以智者大師的《觀音義疏》為根據〉，《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7（2006.12），頁113—142。